

◆
于艾香
著

情感纪事

新
安
大
学
图
书
馆
藏
印
1105

方佳旭自从大学毕业以后，在情感上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是她自己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。按说，在人生中，任何人都有一些情感上的经历与体验，这些体验有些是很独特的，有些是在重复别人的，但不管怎样，当我们走过这段情感之后，回头看看，多少总是能找到它内在的逻辑性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看，是可以理喻的。因此，我们感到坦然，我们就是要历尽沧桑，只要能让我们体悟出生命的一些奥义就行。可是，方佳旭就不是这样了，她每一次的情感经历，情了之后，都让她百思不得其解。当情感在进行中时，她仿佛十分清醒，总觉得对自己对别人都把握的相当好，情过之后，方知，那所有的清醒，其余全是糊涂，是荒唐，是不可理喻的奇怪行为。

的确，让我们看看她每一段情感经历，确实不同寻常。那思维的方式方法、行为的特点、情感表达的途径，均和常人各异。难怪她事过之后，再看看自己的思维和行为轨迹，自己都惊讶得瞪大了眼睛：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？当她惊讶得瞪大了眼睛时，她的眼睛是极为动人的，那漆黑的眼珠，~~长长的睫毛~~，深陷的眼窝，再加上那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惊异，~~就构成了一幅独特的人物画像~~，这是一个独特的人才能有的一幅画像，这样的画像是重复的，是不落俗套的，是叫人百看不厌的，~~因为~~因为这画像新颖，因为我们没有见过，所以，它格外惊异着我们的心。

偏偏，她在意识上和我们大家一样，从不想标新立异，从不

要特立独行，可是，命运却硬是安排了她担当了一个她不想也不胜任的角色，这就使她的情感生活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悲剧味道。

她每一次的感情起伏，在挫折着她的心灵的同时，也在为下一次的表演做着铺垫。每一次过后，她都在告诉自己，重新开始，要把这一次全部忘掉，从零起步。她的决心以及她的毅力，的确使她从形式上脱离了旧我，开始了新我的尝试。然而，这新我所奉行的依旧是一些认认真真的荒唐事儿。

我们从这荒唐里边看到的，究竟是人性的本真还是人性的歪曲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觉着她可笑。

可笑的事是应该记录下来的。

第 一 章

这是个春夜，风儿款款，十分醉人。

方佳旭站在窗前，对夜遐想，正醉眼朦胧，有人敲门。

是周平。周平是她小学中学同学，最要好的女朋友。她迎周平进屋坐下。

周平说，她要到上海进修三个月，丈夫张光平日一向不善理家，儿子冬冬又总是离不开妈妈，这叫她不放心。她要方佳旭在她走后多去关照一下，尤其是冬冬，正调皮的时候。周平交给方佳旭一把钥匙，一把带铃铛的钥匙。方佳旭接过那把钥匙，在手里摇了摇，一串响声。嘴里直说没问题，你放心地去吧。

周平走后，方佳旭便肩起了朋友的嘱托。下了班，便去幼儿园接冬冬，接回冬冬，便帮助张光做饭。

张光这方面确实不行，也可能平日没干惯，干起活来笨手笨脚。所以，方佳旭帮忙，就显得很重要，也仿佛很自然。

择菜洗菜，又煎又炒。她把生活调节得挺丰富的。当然，干活中，两个人不断地闲聊，互相道说各自听说的爆炸性新闻。说到开心处，还自自然然地笑。

有时，方佳旭留下来和他们一块吃饭。有时，方佳旭帮完家务便回自己的住所。她觉着没有一点地方反常，更看不出有什么

阴谋。

然而，这个晚上挺奇怪。饭后，方佳旭和冬冬玩了一会儿，冬冬便要睡觉。方佳旭把冬冬哄睡了。冬冬睡后，方佳旭提起小包，准备离开，嘴里仿佛还说了一句告辞的话。

可是，张光挽留她。张光说：再坐一会儿，看看电视，眼神极真诚。

本已拿起了小坤包的方佳旭，又把包放下了：好吧，那就坐会儿。

她本没事，但却答应在这儿坐。搁以往，她是不愿在别人家闲坐的。

就是这坐会儿，却坐出事情来了。

方佳旭坐下后，两人边看电视边瞎聊。电视正播放一个连续剧。二人不时对电视上那些装模做样的演员评点（完全是闲的）。评着点着中，电视剧结束了。仿佛是在播广告的时候，张光站起了身。他长得很壮，很结实，个头一米八多，只是面相一般了些，甚至可说有点丑。

他站起后，表情上一如往常，没有任何什么特别的征候，来到她面前。她还以为他来拿茶杯。然而，他却突然地抱住了她。

在短暂的时间里，她感到了一种茫然。就仿佛对什么事情寻思不过来。但她却没有反抗，一任自己愣在他怀里。很快，张光便吻住了她的唇。这时，她居然很配合地和他吻了起来。

对张光这突然的拥抱突然的吻，方佳旭居然没有什么思想斗争，没有反抗意识，这是怎么啦？

是不是她的肉体很早就埋藏着一个渴望，渴望和一个男人拥抱接吻发生关系，只是现实使得她不得不压抑这渴望。她没有名正言顺的爱人，她总不能乱来啊。

况且，谁都知道，方佳旭是个正派的女人，她自己这么认为。所以，这多年来，她守身如玉，等待着爱情。然而，那爱情

总是姗姗来迟。这种情感上的空虚等待加上肉体上的渴望，就使她无能拒绝张光。

是的，一个女人拒绝一个男人，或是一个男人拒绝一个女人，那得有一种力量，或者是爱情的力量，或者是肉体的力量。方佳旭既没有爱情的力量也没有肉体的力量，所谓没有肉体的力量，是指她的性一直处于饥饿状态，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无能拒绝食物一样。如此一个衰弱的她，怎么能不呼应他的吻呢？

管它这吻是源自爱情还是源自狂乱；是源自某种猎奇或是一个心理游戏，这且都不管它。关键是，这吻是她无能拒绝的，是她需要的。

她就那么和他吻了起来，以致于越吻越狂热，仿佛双方都被挑逗起了情欲。张光把她抱上了床。解开了她的衣服，扯下了她的内衣裤，将她按倒在枕头上。

在张光做着这一切时，她似乎一直处于被动等待的状态，没有任何阻挠行为，甚至连样子都没有装。她满脸涨红，看着张光那笨拙的大手解着她那小巧的纽扣，一枚又一枚。这时，谁家的猫在喵喵乱叫，她听得一清二楚，但这丝毫没影响她的情绪，更没唤起她的理性。她绯红着脸，看着他解纽扣，听着猫叫，似乎还有很有趣的感觉，一种很奇妙的体会。

这是方佳旭第一次和男人结合。是不是有一种新鲜，是不是有一种好奇，抑或，是一种把自己投入出去的冒险的激动。反正，她当时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里，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。

最奇妙的是，她这第一次结合，便拥有了那种快感的高峰体验。多少女人结婚十年二十年恐怕也没体会这么一次，甚至白头偕老，也不知那快感为何物。而她这第一次，便比许多女人的一生还富有。她进入了那种欲仙欲死的境界。

这真是活该她倒霉。如果她没有这种高峰体验，张光便不会

对她有那么大的诱惑，诱惑也就是束缚。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代价。上帝说，你可以要你想要的，但是，你必须付出代价。

只这一晚，方佳旭便对张光着迷，而且迷得很重。事过之后，她也知道，张光是好友周平的丈夫，自己不该这样。然而，这份知道对她不起任何作用，仿佛那是来自很遥远的声音。她听见了，但却无法阻止她的行为，无法扭转她的思想。

这第一次性的辉煌体验，粘在了她心上，没有任何清除剂能清除掉，似乎是一个永恒。上班，她坐写字台旁，眼看材料，脑里却涌现着那晚上的镜头，涌着涌着，她身体里不定哪一刻会有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。实在是妙不可言，她嘴里居然还小声嘀咕，脸上是一片灿烂的晚霞。她想，一个女人如果一辈子没体验过这个，那真是枉为了一生了。性的辉煌把她的大脑遮的一片黑暗。这实在不知是人生的悲哀还是人生的欢喜。

她像是刹不住车的人，自此以后，她天天晚上都宿在张光那里。每天下班，她比每一个有家有口的人都着急，急着向张光那里奔。车子骑得比谁都快，心情比谁都兴奋。有时，莫名其妙地对着一个瘦子笑，莫名其妙地对着一个交警飞一个媚眼。真是一个神经病，她骂自己。可那周身的兴奋却没有因为这骂有半点的消减，她对自己算是服气了。

张光就更有趣了，他把儿子送到了奶奶家。借口是他这一阵忙。

下班后，或者是她先回家等他，或者是他先回家等她。二人一见面便抱在一起。

方佳旭自己绝没有想到，她洁身自好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却是这样狂乱，这样无力自持。仿佛多年的洁身自好，都是为了迎接等待这今日的迷乱。

张光在方佳旭身上也拿出了他男人的十八般武艺。他把这多

年积累的经验，从书中看到的，从别的男人那里学到的，自己琢磨的，都在方佳旭身上试验。别看他结婚这么多年，在情爱上却从没如此放肆过，更没畅开这样的能量。他从不知道自己的性是这样机智幽默，活灵活现生动非凡，也从没体会这样的满足。这都是那一晚上男性的大胆所致，偏是一个胆怯者，是不会有如此后果的。男性的无畏换来了男性的满足。

好啦，为什么偏偏是方佳旭呢，为什么不是他的妻子或别的他曾钟情的什么人，难道真应了常言所说的，妻子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偷。只因为他和方佳旭是偷？人，天生就是这一副贱坯子吗？

夜以继日，通宵达旦。他们两个人甚至荒唐到了请假做爱的地步。他请的事假，她请的病假（头痛）。然后，两个人便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就像进入坟墓里的人，与世隔绝，只在情爱的世界里周游。

走廊里的脚步声时远时近地传来又传去。他听见了，她也听见了。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顾虑，且不说现在许多人对这事都司空见惯了，就说他们本身，已经陷进了情感的深渊，根本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
男女交往，有一种时刻是非常令人瞠目结舌的，这就是当他们彼此都发动起了那种结合的欲望，你就是用刀把他们劈开，他们也带着那血淋淋的身子扑向对方，这真令鬼神也无奈。张光和方佳旭大约也就是这么一个时刻了。

也许，对于方佳旭，这是个必然的时刻。她本不是个禁欲主义者，但却无意中禁了这么多年，总有个放松的时候。可为什么偏偏是和张光？

想来可能是个天大的笑话。这多年来，居然就没有一个男人敢于撕破她那神圣的外衣。她从小是个纯洁的女孩，长大后是个作风正派的青年，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，既培养了她的这份纯洁

与正派，又赞扬她的这份纯洁与正派，尽管进入青春期后，她就有着强烈的内情情感骚动，但都在那神圣外衣的掩盖下，自生自灭自烦恼。

尤其是男性，在她遇到的男人中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没有一个能使她的情感畅开。有的男人还极尽词汇盛赞她那神圣的外衣，这进一步加深了她情感的内倾性。

然而，张光是好样的。

那一晚上她看电视，她没有任何预感，这正好。张光就在那突然之中帮她脱掉了外衣，使她连害羞都来不及，便陷在了情爱中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也许，仅只是由于张光对她敢，如果在以前就有人对她敢，她就不会守身如玉这么多年。所谓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有时女人偏偏会喜欢无耻的男人。因为只有这份无耻，才能帮助女人打破自身的禁忌。

方佳旭和张光就那么昏天黑地的过了两个多月，周平的进修期满了。周平来了一份电报，要回来了。

究竟是周平要回来了这件事提醒了方佳旭，还是因为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阶段性的定律，反正方佳旭就在周平要回来的前一个晚上，仿佛一下子明白了她正在做着的事情的性质。

夜里，当张光已睡去时，她却无论如何不能入睡。就像是一下子醒过来的人，对自己睡了这么久感到吃惊。方佳旭不明白，这一阶段，她这都做了一些什么，和周平的丈夫鬼混。如果不叫鬼混，还能叫什么呢，张光是好友周平的丈夫，从一开始，她和他就不是缘于爱情，她和他都没有想到这个字眼。但他们却睡在了一起，这不正是大家眼里的鬼混么。她怎么能和自己的好朋友的丈夫鬼混呢？

方佳旭在这静夜里，想着想着，泪水便流了下来。她像是全

明白了，从情感的迷乱里走了出来。也许不是走出来了，而是到了这一步了，什么事情都是这样，走过了一定的阶段，必然要转化。人不可能总在一种状态中，变化是必然的。方佳旭在这个夜里变过来了，终于刹住了车。这固然是因为周平要回来了这一事实给她警了一个醒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人不能总迷狂，就像多热烈的恋爱都要变黯淡一样，多势不可挡的性爱也要在时间面前败下阵来。

就在这个夜里，方佳旭想东想西之后，便下定决心，以后再也不和张光来往了，一定一刀两断，让周平永远不知道这一幕。倘是让周平知道，周平怎么活啊，一个周平最要好的女朋友，都能对周平做出这种事来，这让周平还怎么敢信任人，这会伤透周平的心。

方佳旭推醒了正在熟睡的张光，把自己的心思对张光讲了，她一再强调，以后，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了，到此为止，永不再犯。把这一段做为一个秘密永远埋葬掉，一定不能叫周平知道。

张光听着她的话，点上烟，一口一口地吸着，双眼沉思着，说，我懂。听你的。一定。

周平回来了。

方佳旭没有去看周平，但周平却来看她了。

是个星期天。周平穿得十分洋气，一脸灿烂状，迈进她屋。

方佳旭像以往一样，对周平亲切热情随便，外加上惊喜。

“回来了？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“好想你呵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拥抱。

周平脸上既有久别重逢的喜悦，又有挚友间那持之以恒的深

情。

坐下后，周平给方佳旭讲起了进修期间的趣事，方佳旭也讲起了冬冬的顽劣可爱。

方佳旭自己都吃惊，自己怎么能表演得这么好，这么不露痕迹，这样坦荡自如，她本来还担心自己尴尬什么的。所以，周平回来，她并没有主动去周平家，既是怕张光，也是怕自己，怕自己有什么不自然的表演。

然而，和周平这一见，她对自己放心了。她望着周平那清瘦的脸，一切都会和原来一样的，她完全能把过去的那一段埋葬掉，而且葬得无影无踪。她内心为自己暗暗高兴。

然而，方佳旭高兴得过早了。

一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十点多，方佳旭在写一篇枯燥无味的报告，眼睛发涩，她正要站起来清醒清醒，有人敲门。她扔掉手里的小纸团，小纸团打了两个滚，缩在角落里。

她开了门，眼怔怔——

张光满脸感情地朝向她，眼冒星星之火。

“你怎么……”她诧异地堵在门口。

“我没怎么……”张光的嘴不知所以的嘟噜着。

张光的手稍一用力，便连她带门推开了。他进了门，伸出长臂揽住了她。

她头在他的臂弯里，话语却涌上了嘴唇：

“怎么又来了，不是说好了，永不再犯。”

他用下巴擦着她的脸颊，声音下雨一般，沙沙的：

“我在南郊宾馆开会，时间一星期，已给周平说不回家了，在会议上住。我也的确这样打算，可今晚实在睡不着，实在想来，腿不由自主。”

沙沙声略停。他亲了她一下，她瞪着他的鼻子，他又亲了她一下。于是，她便不说话，闭上了眼。待再睁开眼，二人已在床

上抱作一团，他的臂已环住了她的脖子。

他说，“周平的脾气太暴躁，我承认，我想你了，我做不到不想。”

她可以有一千条理由拒绝他，反驳他，推开他，可是，她什么也没有说，她就那么和他抱在一起。

她拒绝不了他。

也许，她单身一人本来就存在那种情爱的渴望，也许，人都如此，只要有条件能偷，便偷。既然想要，而又有条件想偷，在这样的诱惑面前，没有超常的高风亮节，神性十足，怕是没法不投机。她算是对自己没辙了，一个苟且之人，她骂自己。

那一夜，他宿在了她那里。

他们又度过了一个如痴如醉的夜。仿佛这一个多月的隔离都是为了这一夜狂热准备的。

可是，周平怎么办，如此一来，把周平放在了一个什么位置上，而且，她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。周平从上海回来后，一如既往地对她那么好，这真叫每一个知耻的人羞愧难当，只恨入地无门。尤其是，前一阵，周平还搞了三张舞票，邀方佳旭随他们夫妇一块去跳舞，这简直是臊她。她当然没有去，对周平的真情挚意表示感谢。然后告诉周平，科长要她加班写一个材料，真是遗憾。周平走后，她愣神，脸上阴云密布，像要下雨。

天，这局面是再也不能保持下去了。

怎么办呢？单凭她和张光的力量是无法把她和张光分开的。别看她和张光嘴上都说，永不再犯，~~下不为例，到此为止~~。这些简直就是再犯的借口，想想不能不叫人脸红。

需要的是一种阻挡。如果有~~一种~~什么外力把他们~~阻挡~~住就好了。

男女关系进入到一定阶段，自己便~~无能为力~~，没有外力相

助，只能顺坡下滑，滑到哪里是哪里。

可是能有什么外力呢？这是两个人的秘密，连上帝那双明察的眼睛也不一定能看到这秘密，想想人群之众，上帝怎么能看得过来呢。既然没有人知道这事，那谁又能帮他们，什么力量又能拆散他们。

那日坐在办公室里，脑子里一直翻腾着这些，直到下班。方佳旭的脸上已是白生生一片，没有血色。

天无绝人之路。方佳旭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，睁着一双干涩而又发热的眼睛，三次坐起又三次躺下之后，想出这个妙法的：

找周平谈一谈，让周平牢牢地吸引住张光，使张光不能再和别的女人交往，而且对周平有愧。不但不能再和别的女人，就是老老实实地在家守着周平，他也感到愧疚，感到不安，恨不得做尽天下好事以报答周平。如果周平能使张光做到这一步，方佳旭自然就解脱了。她和张光之间自然什么也就没有了。

方佳旭觉得，只要张光不来找她，她是决不会和张光有什么的，可是，只要张光送上门来，她就无能拒绝。因此，让周平拴住张光是很关键的。

骑车走在上班的路上，方佳旭在想如何使周平吸引住张光。早晨的太阳正冉冉升起，有一老头擦着她的身边过，老头斜了她一眼，她也斜了老头一眼。想哼一支快乐的曲子，一时又找不到，一家商店的大门迎着她的眼打开，曲子也流了出来：

我的梦有一把锁，
我的心像一条河。

她也顺调哼了起来：等待有人开启，有人穿越。然而，心却像压了一个沉甸甸的东西，搬不掉，也忽视不了。

张光说，周平脾气暴躁，使他受不了。那么，周平不能温和一些么，柔情一些么，不应该只是一些，而是全部，是整个。周平，要整个变成一个温柔的人。

天，这个工程可不小。不过，周平对外人，并不是一个多么暴躁的人，性格还是很随和的，连张光都说，周平对外人倒是没有脾气，就是见了他不行。为什么见了他就变了呢？这很可能在周平的意识里，他已是周平的人了，不用客气了，或者说，不用再温柔了。甚至在外面憋的气都可以和他撒了。这一点必须叫周平明白，一个活生生的男人，你永远也不能妄想得到了他，他不是一件东西，说得到就得到了，他是个人，千变万化的人，所以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妄想得到了他，你得到他的，只是某一瞬间的他，某一个侧面的他，你无法得到他的全部。再说，连他自己都难以把握他的全部是个什么，你怎么能得到呢。必须让周平痛切地领悟这些。

并且，要让周平经常参与他的活动，和他一块社交。不要经常放他一个人出来，那样是很危险的。你想呵，一个男人，你经常让他满天飞，他怎么能不出事。这不是什么道德问题，而是人性问题，人性就是这么个特点，只要有机会，就要寻觅一些刺激，可能他本人不一定愿意，但人性这个东西逼迫他这样。所以，一定得注意，可不能把他赶到犯错误的那条路上去。

男人管不住自己，是女人的罪过。让男人满天飞，他会越飞怪念越多，多的连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。千万别把人想得那么神圣，也别把人想得那么理性，谁这样做，就是大错特错了。就像牲口，你不给它戴个笼头能行么。当然，开始的时候，他可能有些不自在，就像鸟雀，初次把它放在金丝笼里一样。可时间一久，就好了。养成习惯，那就更好了。你不管着他，他还不舒服呢。

还有，要给周平一个恐惧感。

方佳旭知道，周平离不开张光，周平在本质上，十分的依赖型。再说，哪个女人又不是这样的呢，只要男人要她就行。别的什么都不怕，就怕男人不要她。方佳旭要给周平这样说，张光对别的女人有心思。当然，并不是张光具体的有什么人，没有。而是说，张光现在处于危险的边缘，他的眼光已经懂得越过周平而去注意别的女人了。虽然现在没有什么别的举动，但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信号，不注意，会发生地震的。真的，能预防的事儿为什么不早预防呢。一旦有了行动，就不好收拾了。

周平听后，一定会引起震动的。天呐，大火已经烧到了家门口，自己居然还蒙头大睡，这不是太麻木了么。周平恍然大悟之后，一定会采取行动措施的。这样，张光就不自由了。就可能陷在这样的处境中：被周平的柔情包围，被周平的风雨同行束缚，被周平那恐惧的心所纠缠。什么钢铁意志的人也会被他人这一地狱磨得平滑而又温顺的。那么，说干就干。

然而，方佳旭在给周平说时，一定不能掺杂个人的恩怨与情绪，一定要循循善诱，理智而又清醒。她，就是周平的朋友，和张光没有任何什么关系。想想吧，一定会有这样的关键时刻：当周平听说张光已对别的女孩感兴趣，她能不震撼肺腑么？眼泪鼻涕齐出也是有可能的。在这样的关键时刻，就需要她沉得住气，需要好的远距离的神情，不能因一己的情绪波动而影响大局。总之，具体干起来，这样的为难场合一定很多，自己一定要把握住自己，干出高水平。

至于周平问她是怎么知道张光的心理的，周平一定会这样问的。就算张光对别的女孩有心思，她怎么会知道呢？这是个问题。

不错，周平在上海进修期间，她经常去周平家照顾冬冬，偶尔闲聊（这是完全可能的），她为了周平，故意引狼入室，还真套出了他的真话呢。他把心窝子里边的话掏出来一部分给她。再

说啦，他总是那么憋着，也不是个事啊，能给一个人说说，当是他的愿望。他看出，她不是个嘴碎的女人，愿跟她聊聊，也属正常。

人都是这样，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情况是很容易掏肺腑的。张光能给她说说这些，证明这些话在张光心里已不是一日的了。除了不给周平讲，恐怕给哪个女人都会讲的。

张光闷得很呢。

顺着这个思路，方佳旭忽然觉得话语滔滔滚滚。那一晚，她居然自己坐着，边编边想，边想边说，伴着时钟的嘀嗒，居然说了一宿。整个夜晚，充满了她自己对自己的对话。对到最后，那话题已是离题万里。

尽管想得好好的，但真做起来，她还是很费踌躇。她几次要登门。几次都没登成。万一张光突然从外边回来了怎么办。自从她和张光有了那种事后，她是很少去他家的，都是周平到她这儿。如果这次还把周平叫到她这儿，在她这间小屋里，说这样的事儿，会不会影响自己的什么心理。她和张光就在这间小屋里睡过觉，这可能会使自己有一种荒唐感。

那么，到办公室吧。办公室的气氛本来就是公事公办的性质，在办公室，她可能获得良好的心境，该谈什么就谈什么，和办公一样，这不是很好么。

地点想好了，就在办公室。时间定在晚上。因为办公室只有在晚上才没有。在白天，即使是星期天，也会有人不知来找什么东西的走来走去。晚上，她把周平约来，敞开心灵跟她谈。黑夜，遮蔽人的真心理，惨白的灯光，又恰能使人做事脸不变色心不跳。灯光下看人，是不真实的，灯光下的话，本来也富于幻想性质，没办法，夜晚就给人造成这种心理氛围。很好，她感觉很好。环境、地点，都选得好。

剩下的，就是行动了。

一个灿烂的上午，方佳旭给周平去了电话，约了时间。

这个晚上，确实叫人激动。

夜色尚未黑尽，风在树上缭绕，方佳旭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，端正的脸上满是思绪。她在等待，等待周平。

周平到了。高跟鞋底发着啪啪的节奏。没用周平敲门，方佳旭先把门开了。她眼神热烈，一手拥肩，和周平相伴着坐下。那脸相让人一看就是有心理话要说。周平那消瘦的肩膀微微左倾，朝向她，头也自然地歪向她，姿势不正。是那种十分熟的朋友间才有的不顾忌的坐相。看上去，随便得很。

方佳旭开门见山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她说，你要注意了，周平，我今天是特意来提醒你的。

几句话，就调动起了周平的神色，周平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盯她。怎么啦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周平那追寻的眼神十分真诚地朝向她。她对着这副眼神，略有犹豫，便狠下决心，说。她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。张光的心境，隐藏的欲望，那夜里对方佳旭的透露，他这危险的年龄，以及周平对他的放任、疏忽。尤其是周平性格的暴躁，这是张光告诉她的，也是周平到上海进修时，张光在一个晚上忧戚而谈的。这一切都是怎样把张光往那个危险的路上赶。

太危险了。方佳旭实在是无法不提醒她。不提醒周平，就是她方佳旭不够朋友，不关心朋友的幸福。她无法不说了。

张光是多么有引力的男性。追求他的姑娘肯定很多，只是现在张光还没有真正滑到这一步，还在边缘上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周平的手，只要周平的手能拉他一把，他就不至于滑下去。如果周平还木呆呆的，那他就下滑无疑了。她还举出了许多男人下滑的例子，她过去听别人讲的，一串一串的，真够警醒人的。

方佳旭声情并茂，眼里有泪水。